猪嘴吃人

□ 杨松华

徐亮初到屏峰乡任乡长，就遇到了一件棘手的事。

这天，青竹村党支部书记老余找到他，把他拉到乡政府大院门前，指着对面那座形似卧猪的山包问：“那叫什么山？”

徐亮答道：“听说，你们当地人叫它猪婆山。”

“对啊，可现在有村民想炸掉它的猪嘴！”

老余边说边抬手朝东北方向指去：“瞧见没？那就是张开的猪嘴。”

徐亮放眼望去，应声道：“确实像一张大开的猪嘴。”

老余语气顿时悲怆起来：“那张嘴正对着王花堰村，每隔三十年就要‘吃’一回人啊！”

徐亮不禁皱了皱眉。他到任这个偏远乡镇才第三周，早就听说这里迷信风气浓厚，却没想到竟到如此地步。“一座小山，怎么会吃人？”他觉得难以置信。

老余于是道出了原委。

王花堰是青竹村的一个村民小组，历史上曾是个八十多户人家的大村落。后来人口逐年减少，如今只剩下五六户人家不愿搬走。村前那条河也叫王花堰河，河面不宽却很深，暗流湍急。据村里记载，每隔几十年，就有人在河中溺亡。最近的是三十年前，一名洗衣妇人被水流卷走；再往前推，是五十年前的一对母子落水丧生……今年暑假，更是一下子没了两个孩子——这不是“猪嘴吃人”是什么？村民请“神仙”来看，说是只有炸掉猪婆山那张“嘴”，才能保佑王花堰村日后平安。

徐亮心情一下子沉重起来。他自然不信这些怪力乱神之说，但每隔几十年就有人在猪婆山嘴与王花堰村之间的河段溺亡，确是事实。今年暑假，一下子淹死了两个孩子，这更是绝不能忽视的悲剧！徐亮沉吟片刻，对老余说：“给我三天时间，我再具体了解一下。”

送走老余，徐亮立即调阅了乡志和河流档案，并请来水利员询问。

“王花堰河那段确实有些凶险，”水利员老周说，“水面看着平静，底下却有暗漩。河岸土质松软，很容易滑下去。”

“为什么一直没有安装防护栏？”

“穷啊，乡长。王花堰就剩下这么几户，县里拨的款项从来轮不到这儿。”

第二天一早，徐亮约上支书老余，一同来到王花堰村。村落显得破败，十室九空，只有几缕炊烟表明还有人居住。

他走上河岸，望向对面的猪婆山。朝阳初升，拉长了山体的影子，那突出的岩石果真极像一张张开的猪嘴，正对着王花堰村。即便他是个坚定的无神论者，也不由生出一丝寒意。

他看见几个孩子正由大人陪同，小心翼翼地走过河坝，去村小上学。

而同时，他也注意到，村里有两户人家门前还插着祭奠溺亡孩子的木牌。

徐亮蹲下身，随手抠起一撮岸边的泥土——毫不费力，软泥便应手而落。忽然，他瞥见一丈开外生长着几株野生灌木，异常茂盛，恰好挡住了一部分望向“猪嘴”的视线。

一个念头如电光石火般闪过他的脑海。

“山嘴直冲村落，是风水大忌。煞气冲人，确实不吉利。”徐亮站起身，拍掉手中的泥土，竟这样对老余说道。

“乡长，您同意炸山啦？”

“不，山不能炸……”

第三天，徐亮请老余召集王花堰全体村民到村委会开会。不仅现有的五六户都来了，许多已外迁的老村民也赶回来，大家都想看看这位新乡长如何解决“猪嘴吃人”的老难题。

徐亮声音洪亮地说道：“乡亲们，经过调查，我不同意炸掉‘猪婆嘴’。”

台下顿时一片哗然，几位老人激动地站起身想要反驳。

徐亮抬手示意大家安静，继续说道：“请听我说完！猪婆山是自然山体，炸山不仅破坏环境，还可能引发山体滑坡。更重要的是，它是咱们屏峰乡的标志，是自然风景，不能随便破坏！”

他顿了顿，观察大家的反应，又话锋一转：“不过，你们请‘神仙’所说的，也有道理。猪嘴直冲村子，确实不吉利。所以，我们要‘封猪嘴’——但不是动山，而是在河岸这一带种上一片高大乔木！让树木成为天然屏障。从村里望过去，看不见山嘴，煞气自然也就被挡住了！”

人群里响起窃窃私语声，有人点头，有人仍摇头。

“光挡住有什么用？”有人高声问。

“当然不止！”徐亮提高嗓门，“我昨天已经连夜召开乡党委会议，决定在危险河段安装防护栏、设立警示牌。暑假期间还会安排专职巡河员。最关键的是，我们会清理河道，排除旋涡隐患！”

讲到这里，徐亮忽然走下台，来到那两家失去孩子的父母面前，诚恳地说：“我知道，再多的措施也换不回你们孩子的生命。但我们可以一起努力，不让悲剧再发生。炸山只是一时痛快，种树才能福泽后代。”

一场别开生面的“封猪嘴”工程就这样启动了。

乡长徐亮带队，全体乡村干部连续植树三天，种下三百棵水杉和松树。同时，水利队也开始清理河道、排除隐患、安装防护设施。

工程完工那天，徐亮和一众干部站在王花堰村口。新栽的树苗尚未成林，但已可以想象几年后绿树成荫的景象。河岸边，新装的防护栏在阳光下闪闪发亮，几块醒目的警示牌立在那里，提醒人们“水深危险”。

“等树长高了，就真看不见那‘猪嘴’了。”支书老余欣慰地笑了。

这时，一位老人突然走上前来，大声说道：“此乃吉兆。树木生气旺盛，可化煞为祥。”

徐亮并不认识这位老人。老余连忙解释：“他就是我们当地有名的‘神仙’，当初就是他劝王花堰村民炸掉猪婆山嘴。”

徐亮走到“神仙”面前，认真地问：“那您现在为什么说种树是吉兆呢？”

老人面露惭愧，答道：“原先我只想到炸山能解除大家心里的恐惧。没想到植树造林、修建防护，比炸山更高明。还是政府有办法，真心为民啊！”

一年后的夏天，徐亮再次来到王花堰。令他惊讶的是，村里竟然多了几户人家——有的是带孩子回老家过暑假的，甚至有两户干脆从城里搬回来，打算长住下去了。

猫 缘

□ 杨进富

跛爷养有一只大花猫，他喊它老花，带着几分亲昵。老花已经13岁了，是跛爷家那只老花猫留下的后代。跛爷疼爱老花，像疼爱自己女人一样，每天都给它吃小鱼小虾，空了就将老花抱在怀里爱抚。

当然，跛爷没结过婚，没有自己的女人。也许，他一直把老花当作他的女人来爱呢。

这天，跛爷从后山坡地挖了半背篓红苕回家，刚准备煮午饭，一眼瞥见老花叼着一块肉跑过来。跛爷瞬间怔住了：“老花，你又去做坏事了？是不是‘巫婆’家的？”

“巫婆”是跛爷邻居，姓邬，便被村里人背地里取了这个外号。跛爷当面还是喊她为老邬。老邬与跛爷年龄差不多，都刚翻过60岁的门槛。以前这椅子湾有五户人家居住，李家、杨家、刘家都陆陆续续搬进了县城，就只剩下跛爷和巫婆两家了。说是两家，自去年老邬男人去世后，其实就两个人留守在这山湾里。毋容置疑，这块肉肯定是老邬家的。

想到这，跛爷敏感地打了个寒颤。一朝被蛇咬，十年怕草绳嘛。大概十年前，老花还是小花的时候，很顽皮，把老邬晾晒在菜园篱笆上的胸衣叼了回来，在地上抓弄，被跛爷训斥了一顿，然后将胸衣洗干净准备晾回竹篱笆，刚好被来割韭菜的老邬撞见，误以为他变态，好一阵奚落。尽管跛爷费尽口舌解释，老邬也原谅了他，但跛爷还是被村里人笑话了很久。

老花似乎听懂了跛爷的话，得意地“咪哦”了两声。

说起老花，还真顾家，曾叼回过一只野鸡，两只野兔。当然，都是挨了猎人的铁沙子，受伤后才被它叼回来的。

跛爷从老花嘴里取下肉，感觉还冰手，猜是从冰箱里拿出来解冻的。肉不多，不到一斤。

跛爷拿着肉抱起老花就往老邬家去道歉赔罪。他们两家隔一片竹林，不到100米的距离。刚到门口，就听到老邬在屋里自言自语：“奇了怪了，就出去菜园里扯了把蒜苗，回来咋不见了……”

“老邬，啥不见了哦？”跛爷忍住笑，在门外问。

“我从冰箱里拿出来化冰的肉不见了啊。你说是不是见鬼了呢？”老邬以为跛爷只是路过，回了一句话，继续在屋里找。

“老邬，你看看是不是我手上这块肉？”

老邬在门口偏头一看，惊呼：“哎呀，好你个跛哥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咋还这么坏？你咋跟我开这样的国际玩笑呢，你看把我额头上汗都急出来了……”

“老邬，你不要冤枉我哦。跟你开玩笑的不是我，是我家的老花。你晓得我家老花皮得很，出门咋不关门呢。”

“现在这椅子湾就我们两人，心想，没得小偷没得贼，扯把蒜苗就分分钟的事，哪晓得你家老花跟你一样贼。”

老邬的话含沙射影，跛爷一听就明白她还记着那年的“胸衣事件”。跛爷不爱听，把肉递给老邬，转身就走，却被老邬一把拉住：“跛哥，就莫走了，我晓得你还没煮饭，来都来了，今中午就在我这里吃。你快帮我择菜，我去切肉，等会我开一瓶我女婿带来的剑南春，喝两杯。”

听说喝酒，跛爷来精神了：“老邬，真要请我喝酒？”

“不是蒸的，难道是煮的？”

“那好嘛。”跛爷放下老花，就开始掐蒜苗的黄叶和须根，然后拿到水龙头冲洗干净放在案桌上。

“帮灶膛里添把柴火。”老邬说。跛爷听话地坐到灶膛前的矮板凳上，把火烧得旺旺的。

两个人的饭菜很快就好了。老邬真开了一瓶剑南春，给跛爷斟了一杯，自己也斟了一杯，就陪跛爷喝起来。喝着喝着，老邬突然哭了：“跛哥啊，这么多年你一个人咋过来的呀？我那死鬼才走了一年，我就觉得一个人过日子不带劲，难熬啊，就想找个人嫁了。可我就是离不开这椅子弯，你说我咋办呢？”

老邬的话让跛爷怔住了，抬起被酒精烧红的眼睛，看着面前这个微胖的哭得像小女生一样的老女人，说：“我何尝不孤独？我这不是脚杆带残疾，没人看得起么？我只得认命，只得与老花为伴。要是你感到孤单难熬，那……那我们就一起过。”

“哎呀，跛哥，我就是这个意思嘛。”

老邬用手背擦了下眼泪，用筷子夹了一块肉给老花，笑眯眯地说：“老花，赏给你吃。”